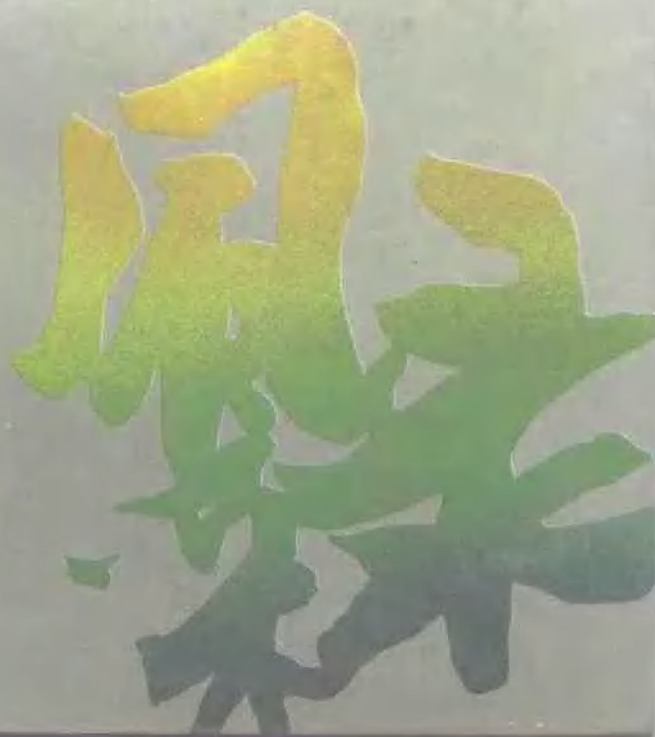


《神奇的磁铁》生动记述了研制电磁铁的艰难曲折，《辉煌的隧道工》热情歌颂了隧道工挖掘黄浦江越江隧道的奉献精神，《大海·港湾》真实描绘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写事，是那样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写情，又如此委婉透彻，撼人心魄。时代气息浓郁，催人奋进。

时代风采录

朱大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213 / 1213

时代风采录

朱大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曹 进
封面装帧 诸铁庆

时 代 风 采 录

朱大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05,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3

ISBN7-208-01038-2, D·199

定价 4.25 元

序

赵 丽 宏

很多文学界的朋友都说，报告文学，现在处于一种不景气的状态。这种说法的形成，当然有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少曾经以写报告文学为主的作家作品明显减少。此刻，我刚刚读完朱大建的人物特写、报告文学集《时代风采录》的清样，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一些先前未有过的想法生出来。

《时代风采录》中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普通的人，普通的事，几乎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或者警世骇俗的议论，用一句俗话来说，这些作品都不时髦，也不会有轰动效应。然而这些作品却深深地打动了，作品中人物的欢乐、痛苦、忧虑和悲伤使我怦然心动。为什么？因为他们真实，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工人、厂长、教授、艺术家、里弄干部、个体户和形形色色的上海人，真可谓五花八门、三教九流。这些人物为理想和事业奋争，也为生活和环境困扰，他们曾站在成功的授奖台上接受喝采，也曾迂回在失败的泥沼中挣扎叹息。他们的喜怒哀乐，使我在感情上产生强烈的共鸣。能以普通人作为素材而使作品如此动人，这是作者的成功。大建是在以他的报告文学告诉人们，我们的时代以及属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在做什么，想什么。大建也以他的创作实践

证明,在宁静的和平时期,在平凡的生活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有许多可供报告文学作家采写的对象,写活他们,写象他们,也就写活写象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我想,如果有更多的作家愿意作这样的努力,报告文学不景气这一说,便可能失去立足的基础。

真实而简炼,是大建这些报告文学的最大特点,也是它们的魅力之所在。用近乎白描的朴素文字真实地描绘人物所处的环境,真实地刻画人物的思想行为轨迹,不粉饰,不夸张,不故作激昂、故作深沉,做到这些,谈何容易。有些人可以根据一件小事扩展成一部长篇小说,这不应是报告文学作家之所为。要做到真实而简炼,作者必须对创作持诚实严谨的态度,在大建的报告文学里,我看到了这种态度。然而真实和简炼,决不等同于平淡和枯燥,大建善于把一些看似乏味的过程写得有声有色。譬如《神奇的磁铁》中翻制电磁铁的过程,譬如《辉煌的隧道工》中挖掘黄浦江越江隧道的过程,想来不会吸引人,但大建却把这些过程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并不是靠笔下生花,而是凭作者对人物对事件的理解和熟悉,人物的命运和这些过程紧密相关,所以尽管写得简炼,但读来精采。真实和简炼,也不等同于作品主客体的分离。大建选择这么多普通人做自己笔下的主人公,这本身便说明他对生活充满挚爱。在读《时代风采录》中的作品时,我时时能感受到作者对笔下人物的一腔挚情。譬如《大海·港湾·小船》、《感谢爱神》等作品,无不以情动人,在讴歌作品中人物的高尚精神境界时,作者也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值得一提的是《大海·港湾·小船》,以第一人称写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把两代人之间复杂曲折的伦理亲情表现得委婉透彻,读来撼人

心魄，催人泪下。我曾经听大建向我叙述《大海·港湾·小船》的主人公的故事，他那种激动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他只是刚刚作完采访，后来在写《大海·港湾·小船》时，他很恰当地在文字中融进了自己的感情。这样的题材，写得如此感人，在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中并不多见，是一篇成功的力作。

我和大建是相识多年的朋友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起来很有意思，多年前，因为偶然的机缘，我们曾成为邻居，我住楼上，他住楼下，几乎天天见面，于是逐渐彼此了解，经常共同切磋文学，成为知心朋友。开始是他读我的文字，做我的读者，后来我也读他的作品，做他的读者。当时我在文学刊物当编辑，便约他为我所编的刊物写报告文学，于是我们又成了编者和作者。这本集子中的有几篇作品，最初发表时我就是责任编辑。对大建的为人和为文，我可以说知之甚深。大建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为人真诚质朴，办事脚踏实地，从不说大话空话，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他的这种性格，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正是最必需也是最珍贵的。用“文如其人”来概括大建的报告文学，真是非常贴切。我想，这大概也是大建从事文学创作时间不长却颇有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吧。

《时代风采录》是朱大建首次收获的果实。作为朋友，我由衷地为他能出版自己的著作而高兴。为这本书作序，于我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这不仅使我成为大建的处女著的最早的读者，也使我重温了我们的友情。当然，在这样一篇短文中说尽文章得失是不可能的，读者自会对这本书作出公正的评判。不过我可以相信，面对读者，大建可以问心无愧。

1990年10月26日夜，于四步斋。

目 录

序·····	赵丽宏(1)
树根颂·····	(1)
神奇的磁铁·····	(16)
“英雄”风采录	
——来自上海圆珠笔厂的报告·····	(33)
为什么,金兔不停地跳跃	
——玉云甫治厂方略探微·····	(48)
百合花	
——记上海电视十一厂厂长孙玉焕·····	(63)
在理想之火的熔炼下	
——一个老三届厂长的人生之旅·····	(78)
女厂长霍坚萍·····	(95)
忠诚	
——记上钢三厂党委书记尹 颢·····	(113)
“老外贸”小传·····	(126)
化作一片挚爱·····	(141)
锦江:不再是古老城堡·····	(154)
辉煌的隧道工·····	(168)
感谢爱神·····	(178)
江东一奇男·····	(199)
大海·港湾·小船	
——一个儿子的自述·····	(216)

树 根 颂

一棵大树，浑圆笔直的躯干，巍然屹立，茂密的枝桠直插苍穹，碧绿的树叶鲜嫩欲滴，唯有树根，盘根错节，深埋在泥土下面，紧紧依附、紧攀着土壤，向躯干、向树冠输送着珍贵的养料。当我们欣赏大树魁伟雄奇，惊讶它的枝桠何以能雄视苍穹时，当我们躲在碧绿的树荫丛中谈情说爱或遮阳避雨时，我们曾想过树根的作用么？想到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迈着快捷的步子，朝着上海医科大学的校长办公室走去。他有一张四方的脸，宽宽的额角，脸色红润，胸脯厚实，轮廓分明的嘴边，挂着谦和的微笑。从今天起，他将要告别他心爱的工作了三十年的生理学教研室，到校长办公室上班了。任命书下达了，在他五十岁的年龄。他担任了上海医科大学的副校长，分工抓教学。“从今天起，我首先应该是个教育家，其次才是科学家。”国内知名的生理学教授姚泰这样告诫自己。

他走进学校教学楼的大门时，不由停住了脚步，目光深情地停留在楼边的几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上，他仰着脸瞧树冠，然后又顺着躯干往下溜，一直瞅到树根。

他格外偏爱树根？也许吧。1988年，解放日报记者去采访他时，他是用这样的话来婉言谢绝采访的：“生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在别人看来，我们这些搞基础科学的人的工作太单

调，太平凡，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就象埋在泥土下面的树根一样，在地面上是看不见的。人们喜爱的是树的躯干、绿叶和果实。”

没想到，他的婉言拒绝倒触发了记者的灵感，记者回家后一挥而就，写成了一篇通讯《他甘于培植根系》。

是啊，树根是埋在地下，见不着的，是默默无闻无声无息的。然而，大树之所以成为大树而不是小树，首先是因为发达的繁茂土壤的根系不停地输送养料的结果。

医学教育，事关重大呵，这位新上任的分工抓教学的副校长，感到了肩上责任的份量。

1988年，姚泰以他优异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被授予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前来采访的记者并不多，但也够他应付的了。“你当了三十年教师，你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呢？”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令他惶恐，也令他激动。

是啊，一个专门教基础课的大学教师，在执教将近三十年中有些什么体会，并形成了哪些理想和信念呢？他确实需要静下心来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了。

回顾过去，那是为了走好将来的路。

（一）

确实，吃基础医学教学这碗饭，绝对没有临床医生那样容易出名——只要作出成绩，即会对社会产生轰动效应。

姚泰的气质似乎格外偏爱基础教学这门行当。1954年，他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1959年，他又考上了该校生理学研究

生，师从徐丰彦教授。他当研究生时的研究课题是：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医武功的强身健体的作用。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课题。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人的意志可以指挥肌肉活动，但不能指挥心跳、肝、肠、胃等内脏的活动。不过，大脑是能够指挥呼吸的。姚泰要研究的就是，大脑是如何通过改变呼吸的频率和深度来改变内脏活动的状况。

在那个年代，心理学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是人人嗤若寒蝉的禁区呵。姚泰只能绕着禁区走，他只能抛开精神、意念等心理学范畴的内容，而只研究呼吸和交感神经活动的相互关系。

三年寒窗苦读，姚泰以全校第一个完成论文的研究生身份，通过了答辩，一位年轻的文汇报记者对他的答辩作了热情洋溢的报道。

那一年，姚泰才24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留校当了教师，并担任了学生辅导员，跟学生住在一道，工作之余还继续他的生理学研究。

他作为针刺麻醉科研工作参与者之一，在导师徐丰彦教授带领下到华山医院去开展临床针麻研究。他们想揭开银针中隐藏的秘密：为什么一根小小银针，就能够镇痛呢？他看到很多的针麻手术，拔牙、胸、肺、胃等手术都可采用针麻，看到针刺这一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和现代医学的外科手术结合起来，焕发出新的光彩，心情异常激动。另一方面，针刺镇痛的临床实践已向生理学提出要求，如何从现代科学的理论上予以解释，他们在研究、在思索……

根据当时教研室的研究计划，姚泰组织了几百名学生，做针刺镇痛实验。他率先在自己身上、手臂、腿上扎下几十根银

针，酸、痛、胀麻一起袭来，他全然不顾。他说：“要搞清针刺镇痛问题，前提就是要确定针刺时人的痛阈究竟能够提高多少？”在测痛过程中，他记录了几万个原始数据，从人的疼痛感觉一直到心理影响，都作了科学的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在1966年初召开的全国针麻研讨会上受到了重视。

然而，可以安心书斋进行教学和研究的日子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便铺天盖地而来，他们的研究不得不中断了。

动乱接着动乱，生理学教学研究几乎全部停顿，被斥之为“替封、资、修服务”的玩艺。医生、教师的双手，难道只能写写大字报，握着校标去武斗？姚泰的心情苦闷到了极点。

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传下来了。总理说：“针刺麻醉应当继续研究下去。”姚泰很快就响应了周总理的号召。他作为一名新中国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胸中满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激之情，渴望把学到的知识报效于人民。他主动向组织上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请求被批准了，他参加了赴贵州巡回医疗队，分配到贵州最贫困的剑河县……

(二)

赴贵州巡回医疗的日子结束了，姚泰回到了上海。

科学理论的积累和山区临床治疗的收获，使姚泰对针刺镇痛的原理有了新的认识。回校后，他受针麻研究组安排，组织了一个编写小组，对上海有关单位的针麻研究工作进行整理总结，出版了针麻研究资料汇编。1971年，他接受卫生部的

任务，在广州交易会上组织了针麻展览会，向外国友人介绍中国针麻成就。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时，尼克松的私人医生对中国的针麻颇感兴趣。姚泰作为上海针麻组的代表，向那位美国医生介绍了针灸治病的原理及疗效。

可以说，三十岁左右的姚泰，就已经有了专业理论和实践临床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了。特别是1974年，他作为中国神经生理考察组成员之一，赴加拿大考察神经生理的研究工作，更使他对世界神经生理研究工作的进展及发展趋势有了深刻的感触：我国人体生理基础研究已落后一大截，不能再浪费时间呵！

新的研究课题等待着他去突破、去冲刺。

1975年，上海市组织医疗队去西藏，其中要一些专门从事高原人体生理研究的专业人员。任务下达到医学院后，姚泰立刻表明态度：“我去！”

西藏，对他来说不仅地理上遥远陌生，而且人情风俗与习惯也极为隔膜。去西藏的人要进行体检，姚泰体检后被告知：心电图有些问题。他总以为自己体壮如牛，心脏怎么可能出现异常？此刻，组织上已正式通知他：经医生讨论，认为他不能去，要他留在上海做针麻研究。姚泰有些急了，他反复向领导表示：“我身体是健康的，可以去西藏。”不是那儿已有汉族同胞长年生活在西藏高原吗？他们是怎样适应的呢？他们的心血管及其血压状况，正是他要研究的一个课题呢。他请求组织批准。

正如人体神经分布全身，纵横交错，形成一个有机网络一样，姚泰的奉献意识也如同这神经分布一样，感应着方方面

面，哪儿受到强烈刺激，哪儿的反应就格外强烈。这回他要让自己的足迹延伸到高原，将自己的聪敏才智，奉献给在这块高原上生活的藏汉同胞们。

1975年5月，人们发现，在上海市第二批赴西藏医疗队中果然有姚泰的身影了。他是副大队长，兼第三小队队长。

任务明确下达：要他进行高山人体生理变化的调查研究。

汽车进入西藏高原后，姚泰不由惊呆了：这是多么雄浑苍茫的景色哟，粗犷广袤的高原，山连着天，天连着山，雪山皑皑，象巨人般竖插在云海里；草地碧绿，一望无边地横亘在荒野上；褐色的大戈壁，博大雄奇，天地似乎是混沌一片，呈现出一种原始的质朴的美。姚泰很快爱上这迷人的高原。但是医疗队中有些队员发生了高原反应：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压异常。那里紫外线的辐射分外强烈。姚泰发现，长久呆在那儿的汉民，嘴唇发紫，眼眶发红，那说明，红细胞血色素明显增加了。瞧，连眼内的血丝都格外地红呢。

这就是进藏汉人普遍发生的一种高原红细胞增多症。

进发！姚泰率队首先在拉萨和堆龙德庆县开展了关于高原反应的人体生理研究。堆龙德庆县县城海拔高度为三千六百五十八公尺，在这样的高原上，他和医生们接连几天为一千六百多名汉人和藏民进行了体检；接着，又奔赴更高的江孜县（四千零五十公尺）、那曲县（四千七百公尺）对当地藏民作了广泛的人体生理调查。他深知，这种在海拔平均高度达四千公尺上所作的大规模人群的抽样调查，这项工作无疑对祖国，尤其对高原人民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姚泰和其他医疗队员那种不知疲倦拼命工作的劲头被激发出来了。因为，这项工作是祖国、是人民所极为需要的呀。就在这不长时间里，

姚泰他们掌握了通过体检得到的藏民们的末梢血象、血红蛋白量、血压、心电图和胸部透视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这真是个精力充沛、热血沸腾而同时又具有严谨的科学工作作风的人啊。在西藏的两年中，他们一个小队完成了大规模调查与体检的组织工作，并且陆续在《西藏医药》杂志上发表了十五篇调查报告。旁人不解的是，他们那过人的精力来自哪里？来自哪里？姚泰清楚，那种非凡的过人的精力，不就是来自于自己对祖国人民真诚的爱，来自于那种近乎于宗教徒般虔诚的心愿吗？

似乎，凡是 he 下决心掘了口井的，就要让这口井喷涌清泉，让它浇灌茫茫高原。

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而近。

姚泰按经验一猜一个准：又是西藏牧民有急病急需治疗。先后有两名医疗队员上马准备和那牧民一同前往，但跨上去不久，都被这匹刁顽的马撅屁股抛蹄子给甩了下来，在硬硬的戈壁滩上摔了个仰八叉。姚泰毫不迟疑：“来，我去，让我来骑！”尽管他也不会骑马，也从未骑过马。

在藏民的帮助下，姚泰小心翼翼地跃上马背，好险，他在马背上晃了晃，总算保持了平稳，没让这匹欺生的马给摔下来。足足骑了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牧民的帐篷，待治疗停当，夜已漆黑一片。牧民们用酸奶和青稞酒，款待这位来自上海的好医生。热情好客的牧民还一再挽留他住宿，他同意了。可在这帐篷里哪睡得着哟，高原上的猖狂的虱子，拼命咬他的皮肉，弄得他浑身奇痒，他抓着痒，睁着眼平静地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姚泰那种宗教徒般虔诚的行为得到了对等的回报，他带

领的医疗队在援藏两年时间中完成的研究课题，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得了奖。

(三)

姚泰结束援藏工作回到学校时，时光已转到了1977年。

这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已走出了冰天雪地的严冬，变得比较的温和宜人，它预示着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

姚泰作为一个生理学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能进行正常的研究工作了。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开始研究吗啡对呼吸神经元的影响，重新在基础医学领域开始了艰苦的探索、拼搏。姚泰具有一个科学家的良好素质，韧劲十足。他可以聚精会神、集中精力长期钻研一个问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人生就是奋斗，人生就是耕耘，象牛一般耕耘、奉献。这是姚泰的人生观。他用这个人生观指导自己的生活道路，也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生活毕竟还是公正的，有耕耘必然有收获；拼命付出的人，这个人倒往往是很充实的。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

机会来了。这是一种意味着人生道路转折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就看你平日辛勤耕耘的程度如何。1979年，上级批准姚泰去瑞典哥德堡大学生理系循环生理组进修，但能否前往，一个基本条件就看他英语过不过关。

可是，姚泰当初学的是俄语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他能抓住吗？

姚泰胸有成竹。早在1959年，他的导师徐丰彦教授就对他说过：“在我们这个领域，不懂英文就等于是文盲！”这句话他刻骨铭心地记牢了。还多亏英语教师程玖的帮助呐！他记得

非常清楚，是程玖单独为他开英语“小灶”。“你先念几句英语给我听听。”姚泰读了几句。“不错，你发音没有俄语腔，我教了！”于是，程玖给他几本英语教材，规定每周辅导他一次。

从此，姚泰自学英语就没有停歇过。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在贵州山区的小油灯下，在西藏高原的草地雪山之间，姚泰也从没间断过自学英语。没有教材，他带着字典啃英文《北京周报》。无论到何处出差，他都带上心爱的收音机，在夜籁人静之际，收听北京电台的英语广播。同事警告他：“你要小心呀，当心别人告你收听敌台。”姚泰坦然自若：“坐得稳来行得正，不怕尼姑合板凳。我光明磊落，不怕任何人告。”他硬是坚持下来了。

从接到通知，到上考场，只有三天时间，而考场又在北京。但姚泰仍旧是那么从容不迫。在考试交卷时，他的举动更使监考人员纳闷。他竟提前一个多小时把考卷交上去。“第一个交卷！”考场里立刻浮起一阵轻轻的议论声。

交了卷后，姚泰看到，几个监考老师的脑袋马上围住了他的考卷。几星期后，考试中心通知学校说：“姚泰英语水平无需在国内集训了，可以直接到国外大学去工作。”

姚泰的心中，涌动着阵阵欢乐。呵，成功了！他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哥德堡大学，一所治学严谨、声誉很高的大学。

在这所拥有北欧迷人风光的哥德堡大学，姚泰耽了两年。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通过刺激坐骨神经模拟针刺，观察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降血压作用并分析其机制。……是的，我们读着这些枯燥的生理医学术语，也许会感到十分乏味，但姚泰却不，他瞧着这些专门术语，心头奔涌的是诗人一般炽热的激情，是少女纯洁的初恋般的甜蜜温馨，是母亲在产房中听

到婴儿那一声嘹亮的啼哭时的舒畅、满足。他一次又一次地实验、实验，终于证明了刺激坐骨神经后，可使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血压降低近三十毫米汞柱，并能维持数小时。这在生理学上是一个重要发现。他还证明刺激坐骨神经后导致血压降低的关键，是刺激神经后可使脑细胞释放出内啡肽及5-羟色胺这些化学物质，从而使交感神经抑制，血压降低。他将这些研究成果写成两篇论文，发表在《脑研究》杂志上。

当地瑞典市民很想知其奥妙：针刺怎么也能镇痛？为什么能使高血压者的血压降低？东方的针刺术能有那么大的功效，简直不可思议。

带着瑞典市民的那些疑问和好奇心理，哥德堡晚报的一名记者小姐特意来到姚泰的实验室采访了他。尔后，又用整版篇幅报道了他们的工作，并在这家晚报上刊出姚泰和两位外国同行、导师的大幅照片。记者小姐用姚泰的一句话作了这样一个标题：“针刺治病是完全有科学依据的。”

姚泰的才华，被压抑了多年的才华正如小溪般欢快地汩汩流淌出来：

——他研究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心脏感受器生理特征的成果出来了；

——他研究兔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的生理特征的成果又出来了；

——他研究大鼠交感神经活动和脑桥蓝斑神经元活动关系的成果也出来了！

在短短两年内，瑞典同行对这位来自东方的黄种人卓越的研究成果感到欣慰和震惊，称姚泰完全“有足够的力量进入新的研究领域”。